

站在海棠树前

秋深了,盐城海棠园美醉了,我们觉着了。

不见了窗前海棠的繁花似锦,但看到海棠树枝条上缀满的果实;不见了窗前海棠英落时的飘飘洒洒,但看到海棠树下的片片落叶;欠缺了春夏对海棠花的欣喜激情,但拥有了深秋见到万物成熟的内心充盈。这深秋的海棠,与春天花开英落的海棠相比,完全是另一番不同的风光,完全不同而又完全相同,相同点在于它们仍然是生机勃勃的海棠树生命的呈现。

如果说春天海棠演示的是海棠生命这一回合的蓬勃起始,那这秋天的海棠展现的则是海棠生命的继往开来。

深秋,海棠树是丰富的。

在海棠树下,我捡了一捧海棠果,个儿硕大,疑似柠檬,但它们是木瓜海棠,橙黄色、橘色、绿色,色色好看。这么大的木瓜海棠,多么稀奇!那边的树上,是满枝丫的小小果,形如车厘子,一串串,一球球,缀满树枝。尽管它们是小小果,但依然入目,依然感动人心。

春天,人们观赏海棠的花,其花之美,赢来多少啧啧称赞声;夏天,海棠树投下片片浓绿,足以醉人;现在深秋,不必说,感动人心的就是这海棠果了;至于将到的严冬,人们感慨的一定是海棠树坚韧不拔的精神境界。

海棠树,在鲜花谢落的纷纷扬扬中,在落叶归去的轻吟声中,生命发生着巨大的变化,曾经的簇簇鲜花变成了串串果实,曾经的碧翠变成了黄褐,鲜花的香魂飘散,绿叶的精灵离枝,换来的是这满树的果实。

秋冬,海棠并不寂寞。

花儿谢去了,叶儿回归了,海棠树犹如一位老母亲独守老窝,不免孤独、冷清、寂寞。然而,不是,海棠树热烈着呢。

秋冬海棠的不寂寞,首先来自它们自身的力量。例如晒秋,不用人工,它们自己晒,晒得热热闹闹,红的、绿的、黄的,一串串一簇簇海棠果挂在枝头,迎着秋阳,它们翻动着身子,亮丽着。

秋冬海棠的热闹还来自它的外部环境。

喜鹊飞来了,停在枝头,绕着树身,时而又在树顶上空盘旋一阵,叽叽喳喳,似在问候,似在对话,也许海棠树听得懂鹊语,要不然,喜鹊为什么这么热情呢?

小麻雀更多,它们往往集体而来,呼啦一声,落在了海棠树下,十分活泼,小嘴啄呀啄的,小爪扒呀扒的。时不时地,小麻雀也飞到枝头,啄啄树皮,然后又呼啦一声,集体飞走了,不过,一会儿又呼啦一声飞回来了。鸟们的来访,使海棠树周围好热闹。

游人们也不乏兴致,春天来赏花,这秋天,就是来赏果的。游客们在结满果实的海棠树前留影、欣赏、思考、议论、作诗、画画,还有拿着摄像机的。我却喜欢拾取海棠果,喜欢它们生命的意蕴,将它们收藏,把它们放在盘里,摆在书桌上,每天看着,总是心生欢喜。

在秋天的海棠树前,我震撼,震撼它美丽与刚强同在,震撼它柔情与坚韧并存,震撼它沉稳与热烈共融。

愿我们的人生如海棠,活得有意义!



登瀛

菊香盐渎 郭玉霞 摄

刊头书法 臧科书

走进老屋

在爱人的执意要求下,今年中秋节我们回到老家,走进老屋。

响水张集林舍村。老家庄子上多数人家同宗同姓,人们习惯称为楚家庄。楚家庄不大,以前只有两排房子,现在聚居着按成家男子算来有六十余户,共200多口人。

庄子东边放鸭子的河道、玩耍钻的土窑,如今成了工业园区和村民集中居住区,南边放牛的大旷滩、逮鱼的芦苇荡,现成为村里能人的创业基地。虽然过去那么多年,小伙伴们大都已儿孙满堂,但小时候一起玩耍的情景仍是那么清晰。

最富有亲情的印象当是庄子前面的水塘。水塘面积不足三亩,东西宽阔,中间狭窄,北岸中间向内凸起,两头向外凹陷,庄上的老人称其为“元宝塘”。印象中,塘水四季清如碧。水塘四周长着几棵粗壮的杨柳,斜躺在水面上,一年的大部分时间,婆婆的柳丝随风撩着水面,独特的塘面与树枝成了翠鸟、画眉、喜鹊、麻雀的乐园。因紧靠庄子,人们日常用水习惯用盆端桶提回去,方便得很。正因它是维系庄上人家生活的水源,家家有自觉遵守的规矩,从不把洗衣服的脏水倒进塘里,或是把脏了的物件放到塘里冲洗,都是把水提上岸来用,再

把脏水倒进边上的沟里。每年夏季三伏天,水塘是庄上男女老少的纳凉池,干完一天农活、吃过晚饭后,村民们不约而同地聚到水塘边纳凉。大姑娘、小媳妇拥在一起,嬉笑说趣,谈着白天看到的或是听来的趣事奇闻,成家的男人们则把家里的小宝贝放在木盆里漂浮在水塘上,往宝宝身上擦着水逗着乐,我们一群大约十岁的男孩,光着屁股不停地从塘边冲往水里打闹。水塘带给庄上人家的不仅是生活之水,还带给人们生活的情趣,融洽了邻里关友爱的情义。

老屋是我对老家记忆的情结。老屋不大,三间不足三十平方米,石头根基青瓦盖顶,屋脊高不到四米,初建时墙为土砖混合而成,只有门窗处用砖辅助砌成。当年母亲正怀有身孕,父亲与邻里亲戚一车一车把挖出的淤泥推回来,再把打完粮食后筛选梳理的麦秆与淤泥糅合在一起,经过不断地摔打做成土坯垒起来。后来即使家境转好盖起楼房,父亲也没舍得把老屋拆了,还适时地装饰一番,给老屋地面铺上了地砖、吊起天花板,连以前的柴色隔墙也换成了砖墙。前几年,已经住进县城八十多岁的父亲,还把原先用油毛毡肩护起来

的外墙面修去一层贴上了砖,又给房顶加上一层彩钢瓦,把老屋装扮得焕然一新。

中秋节回老家,下了公交车刚走出巷子,就远远地看到老屋后高达十几米的大树,似黄山迎客松的树梢在凌空摆动欢迎;调皮的丝瓜如同当年的小伙伴顽皮地爬上高高的树干,向我嬉笑招手;巷外的路两侧,一边是咧开嘴嬉笑的玉米,一边是一串串的黄豆角,不远处沟旁墨绿的杂草间,开满艳丽的喇叭花,有几朵惊艳地顺藤爬上树枝,随着微风跳跃欢唱;邻居家门前的鸡冠花挺立高傲,每一朵盛开艳丽如羞红了脸,高矮有致怯生生地望着我不言语。喜鹊热情地站在树头,叽叽喳喳地叫不停;电线上的燕子、麻雀如欢迎的礼宾,整齐列队;池塘里的鸭鸭引颈高歌,争先恐后地游来唠嗑;田里的母鸡跑过来,迈八字步在前面带路。

走进老屋,我没有感受到那曾经简陋却很温暖的感觉,只有墙上存留着以前的破旧墙纸和浮现在记忆里的悠悠往事。想来,晚上也找不到记忆里围坐在银盘般月亮下的桌子前拜月的情景了。新的生活方式让人们渐渐淡忘了一些民风民俗,老屋也只能成为我的一种追忆。

晚来凉风起

树冠。

桥下的水码头上,一位大叔用干草把擦洗好锄头,拾级而上。与他擦肩招呼后我在水码头上坐下来,将脚伸入水中,双手交叉揉搓着喷雾器背带留在肩上的勒痕。心里泛起劳作之余的轻松与自得。这种体会非常美妙,是书本无法给予的。

村中大巷边,有人家搬出方桌,一家人围着方桌吃晚饭。也有老小少的人家当机子为饭桌,一两个人坐在小马扎上捧着碗吃。我家紧挨十字巷,屋东山靠墙摆着的矮凳、条凳上坐着好些青年人。有的是厂里下班回来的,有的是干完田里农活收工回来的,有的从集镇上卖完梨将带有挂篓的自行车往巷边一靠,过

来凑个热闹。他们聚在这里歇歇脚,谈着一天的趣闻,谈着热播的电视剧,谈着谁新买的便宜又合身的衣服。他们有的相互打趣逗笑,享受着夏日村庄里最轻松惬意的时光。

母亲接过我肩上清洗过的喷雾器,将其倒立在门前墙根处,并嘱咐我早点吃晚饭。桌上的饭菜是中午预留下来的,还有一盆新煮的温热的粥。

夜色四合,将人丁旺盛灯火初上的村庄包罗其中。灯光下,母亲在明堂里拾掇起挑选好的蛇皮袋。等收花站开秤时,晒干的棉花纳满这些宽大结实且被母亲缝上记号的口袋涌入收花站,换来一沓或多或少的用于家里日常开销的钱。